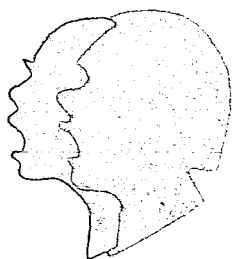


西部文藝叢書
祖國的吼聲

斯 因 着



ABC
G
226
67

1940

西部文藝社出版

MG
I226
367

西部文藝叢書之五

祖國的吼聲

斯 因 著

1940

西部文藝社出版



3 2173 0863 8

本書著者其他著作

伊 蘭 布 倫 (長詩)

每冊售價五角五分。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中尉夫人 (短篇小說集與休琴君合著)

每冊售價五角。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成都 **西部文藝社** 出版

前 奏

自從我有了最初一瞥的感覺，我便認識這個讓我生存着的世界是非常不幸的，因為我一生下來便呼吸着濃重的戰爭的空氣。我差不多是受了這種空氣的養育而長大起來。

我不知道我是否享受過「和平」，也許「和平」對於我確是一種美妙的幻影；有時我的想像也往往會憶漂到另一個境界去，我立刻像發現了一個幸福的園地，那裏有華麗的房屋，有美豔的奇花，有愉快的小鳥，有莊麗高聳的山峯，有清秀的河川與湖沼，有碧綠的田疇，有幽靜的森林，有悠揚的音樂，有一切自由快樂的生命；也許這就是我所幻念着的「和平」的情景。實在的，在我所生活着的世界我沒有看見過；所能看見的，祇是饑餓的黑影，陰鬱，憂戚，荒廢，悲慘，痛苦和死亡。我——也許我們同樣在這種不幸的境遇中掙扎着；魔鬼剝奪了我們的自由；甚至連我們的空氣也被剝奪得盡罄，使我們不能自由的呼吸，以至於窒

息而死。

數十年來也是在這個不幸的窒息時代生活着；受盡了最大容忍的痛苦；但我們祇是痛苦，我們並沒有窒息而死，不但沒有死，而且正因為痛苦鍛鍊着我們反抗的精神，不過只在靜候着一個時機。使我們這種蘊藏着的艱苦精神會一旦表現出來。在這幾十年的不幸的過程中，我差不多是那樣的緘默，實在的，也沒有什麼使得我去歌唱，如果我是有那種悠閒的心情去爲女人而歌唱，那不管去招喚死滅迅速的來臨。我也並不因痛苦而發出悲慘的呻吟，因為這樣并不能使自己的痛苦減輕，或者會好起來，反之，也祇於加速自己悶死的程度。

像監獄裏的囚犯期待着特赦的日子一樣，我們終於等着了這個偉大的時機，民族解放的戰爭終於爆發了！這千載難逢的，偉大的時代，像是爲我們而降臨；於是一切不甘做奴隸的人們都高高地站起來了，都一致武裝起來參加這種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了！在這當中，一切都活躍的，生動的，而且是不朽的。所有過

去逼害着我們的窒悶的空氣，亦隨着我們抗戰的砲火而突破，牠帶來了我們清新的，溫暖的，如像春天的早晨那樣新鮮的空氣，漱洗着我們積鬱和憂沉的肺腑，於是我開始了新生的歌唱，我的歌，將是熱情和血汗的流瀉，是從肺腑裏喚出的最大的吼聲，與戰爭的管號混合着的粗暴的變奏。

這一集詩，也就是在這種非常的情況之中產生着的。

雖則，這裏僅容納着二十一個短篇，却是集結着四年來放開我的喉嚨呼喚的一本紀錄；雖則，我不能寫出有如荷馬和拜倫那樣美麗的詩篇，但我却有哥薩克英勇的熱情，為爭取祖國的自由而歌唱。

我對於這集詩不敢存着多大的奢望；因為我絕對相信自己，在一九三七年以前我並沒有寫過一篇詩，即使是寫過，也從未把牠發表。一直到現在，我對於要發表自己的作品仍然會感到一種驚懼：這是因為當我在一九三〇年最初的作品「山茶」——短篇小說集——從書店

裏邊回到我的手裏的時候，我幾乎對自己的作品感覺悲哀，如果能夠發表出來，那確實是絕望之念。以後我雖然改寫詩，也沒有想要把牠發表的。

但是，在事實上，這一集詩的出版，已經算是我的詩發表後的第二部了，我對於發表自己的作品，現在已不感覺到快慰，而且似乎是一種負累，因為我最怕人們的嘲罵和譏笑，這種事情將比最初所感覺着的驚懼的心情益發難受的。但自我第一部長詩「伊蘭布倫」發表過後，我也就大起胆厚着臉皮。不去顧慮什麼了。我現在又覺得，祇要那作品是時代的產物，也不妨把牠們發表出來，何況其中至少也有着一些「真實」哩！

斯 因

一九四〇，八，於成都。

祖國的吼聲

目次

- 前奏
牠在吼怒了
洛掘之夜
和平的衛士
馬迴嶺
六月的歌
女英雄
三年
靜靜的淮河
鄉村裏的故事
白衣使者
民族的積恨
大洪山下
山崎街四十二號
夜襲
俘虜們
我們仍要繼續奮鬥

新2615

雪夜進軍

春天的播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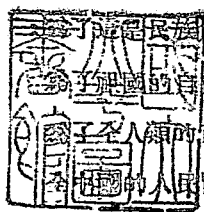
牧野之獸

威尼斯宮的詩話

最後列車

牠在吼怒了

古老的中國在吼怒了，
廣闊的原野上已吹響了前進的軍號；
所有南方北方的每一塊土地上，
都傳播着戰爭的呼嘯！
全中國憤怒的人民，
不論男的，女的，也不論老和少，
更無分貧苦和富豪，
都共同發出了最後的怒號；
五十年的仇恨，
我們再不能容忍。
我們要決死同侵略者抗爭！
所有全中國廣大的民衆，
一致武裝前進！
熱血在每個人們的心胸沸騰，



爲了這民族解放戰爭，
爲了祖國的自由和生存，
爲了全人類所正義，世界的和平，
全中國的人民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六年的恥辱要用鮮血去洗淨！
我們再不能受誰的侵凌；
這是最後一次戰爭，
是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鍵；
所有的工人，種田人，青年學生，
撐船人，打漁人，曝曬的苦力們，
所有年老年少的婦女和兒童們，
已結合了四萬萬五千萬一條心，
一齊高舉着抗戰的旗幟前進！
工人們荷着鐵錐前進！
農人們隨着鄉村隊伍前進！
青年學生組織了救亡團體前進！
船夫們載運着英勇的軍隊前進！
漁夫們涸在水面上懷抱着水雷前進！
曝曬的苦力們攜着彈藥前進！
婦女們組織了救護和慰勞隊前進！
還有，到處都可以聽見救亡的歌聲，
前進！前進！全國總動員，
所有的一切人都參加了這神聖的抗爭，
一致走上了民族的戰線！

廣闊的原野上吹響了衝鋒的號音，
英勇的民衆捐着血肉之軀前進！
聽啊！那一陣陣鉅大的震怒，
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先聲，
全世界的奴隸們起來啊！武裝起來！
粉碎侵略者重壓在你們身上的鐵鏈，
來參加這神聖的解放戰爭！
共同攜手向着光明的世界前進！
正因為中國是你們最大的友人，
唯有中國能給予你們平等、友愛、和同情，
並且只有靠自己來決定自己的運命；
起來啊，全世界的奴隸，不幸的人們啊！
共同舉起自由的旗幟前進！
古老的中國在吼怒了，
這吼聲，震動了整個世界，
我們便也得着偉大的響應。
全世界都在同聲響應着：
「抗爭！抗爭！
爲了人類的正義，世界的和平，
決死同侵略者抗爭！」

洛 垢 之 夜

拖着疲困的
萬千里長征的步伍駒，
幾時也曾想要歇息，但爲了
再趕一段我們的行程，
我們終又喘息着前進。

當風雨逼迫着那靜靜的野原，
我們也開始有了深秋的哀怨，
但我們祇是怨恨
那無情的風雨將耽誤我們的行程，
因爲我們的行程還很遼遠。

然而，我們並不受到風雨的阻礙，
我們終於越過重重關山；
關山之外又連接着一片野原，
我們便繼續在野原中追尋，
追尋長征人留下的腳痕。
抵着一身的艱苦，

在雨霧中，在希望的閃動中，
我們發現了一個村埠，
擁擠的洛坵市街在黃昏裏
迷却了我們的前路。

「遠路的客人嘞！
你們該是何等辛苦，
今晚且在這兒留宿，
我已爲你們燃着一盆炭火，
好烘一烘你們的身軀。」

多謝女主人的殷勤接待，
我們好像初從遠鄉歸來；
這樣親熱的一家，再無須嫌猜，
我們現在正須互訴
四萬萬五千萬民族的恩愛。

從此無須去喚起悲愴的鄉愁，
我們底心已被祖國佔有；
這顆動盪的心，幾時便已長遠地

追逐着那迢迢的征途，
而今每塊地方都是我們可愛的故土。

哦，洛垢之夜又是如何的清靜啊！
村野裏已收斂着深秋的淒楚；
在那幽美的環抱間，
靜靜地洛河在和平的漫流，
無言的囑託掀起了長征人萬千情緒。

是村女在河邊休憩的歌聲，
抑是健壯的船家少婦
歌唱那片奔放的熱情？
一聲聲清脆的打進長征人的心頭，
映出了這幅美麗的南國畫景。

「我當真以為你是無情呀！
你和我撇手時，你是那般冷靜；
又當那號手吹起悲壯的號音，
你也不回轉頭來望一望，
你似跟着隊伍決然遠征！

「記得那是百花爭妍時節，
我曾一度學做惜花人；
我也曾頻向春風寄語，
願你——我的郎君啊！
願你此去勇敢、平安、得勝！」

歌聲鼓動了洛河的流響，
村野便顯現着英雄模樣；
這村野原是塊和平靜土，
但少壯一齊走上了戰場，
他們都爲了，一支悲壯的歌唱。

「我的郎君啊！你幾曾聽見？
人人都踴躍參加這光榮的征戰，
都說這是男子漢出人頭地的一天，
我又怎能不動心呀！
誰願意把她男子的英名遮掩？

「自從你勇敢的走上前方，

家裏的擔子有我來擔當；
種田撐船樣樣我都會，
我也曾幫過隊伍挑軍糧，
而今一家人也不愁饑寒不愁荒。

「我祇望你一心一意去殺敵，
家中一切你莫再罣記，
夫妻恩愛固然捨不掉呀！
國家的安危更緊要；
千言萬語叮囑郎君把國保。

我聽完這美妙的歌唱，
我心感動，我向那歌聲追尋。
但歌聲已在黑夜裏隱藏；
我祇得站立在河邊遙望；
靜靜地洛河在我的前面流經。

我歸詢旅舍的女主人，
她只對我驕傲的微笑；
後來她才告訴我們：

「洛坵的男子都勇敢的出征了
洛坵祇有女人日夜的操勞。」

哦，洛坵，你是如何的動人啊！
你底美麗，你底多情，
你底勇敢健美的德性……
你不愧為時代的女英雄，
用你底雙手，創造着你底新生！

祖國是須要熱血的男子去捍衛，
但也須要你們健美的女性，
建築着堅固的後防堡壘；
我將喚出最大的歌喉歌着你，
洛坵，你這燦爛底母性的光輝！

明天，我們又要拖着長征的步伍遠行，
我們要繼續越過重重關山，
繼續在大野中尋追啊！
追尋前面洛坵少女清脆的歌聲，
讓這歌聲到處陪伴着我們前進！

和平的衛士

我們是生長在幸福的國度，
天賦酷愛着和平；
而今我們却已經武裝起來了，
全中國都遍播着戰爭的呼聲。

當強暴的侵略者破壞了世界的安寧，
人類的幸福全被喪盡；
但正義却蘊藏在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心裏
我們現在正爲了維護人類幸福而戰爭。

這艱鉅的付托，
祇有我們能担任；
全世界未來的命運，
都靠我們來決定。

誰說我們是次殖民地上的奴隸，
我們是新世紀的主人；
我們要拯救人類的劫運，

使不幸的世界從死裏再生。

我們要放開最大的嗓子呼喊著戰爭！

因為這就是人道與正義的呼聲；

我們要用鐵血

拱衛世界永久的和平。

努力啊，英勇的弟兄們，

世界和平的衛士，光榮的戰鬥者，奮勇前進！

勝利已臨近我們的前面，

我們要爭取最後五分鐘完成我們神聖的使命！

將祖國的旗幟高高的舉起吧！

使牠永遠在自由的空間光榮的飄展；

那十二個燦爛的星芒喲！

永遠照耀着世界，接受人類廣博的崇敬！

一九四〇，一，於首都。

馬 迴 嶺

像一條急迫的脈流在嶺上流過，
樹梢上的落日像流着鮮血一樣，
有時又好似烈火要燒燬這座山崗；
馬迴嶺是國防的屏障。

雖則，這不是一個雄踞的關險，
四周只是一片肥沃的土壤；
黃金似的穀穗在六月的陽光底下發光，
矮小樹林叢即使在冬天也不枯黃，
這地方，也許會令人感覺平凡，
然而十年前牠就做了革命的戰場；
從那時起，牠就孕育着自由的種子，
而今卻又開放着美麗的花朵，
在歷史上，牠曾發放燦爛的光芒。

馬迴嶺是祖國的脈流，
牠是國防的屏障。

十年前的革命的血潮，
灌溉着這塊肥沃的土壤，
自由的血花在這裏滋長，
鮮紅的如像烈火要燒燬這座山崗；
那時候，牠燬滅了封建魔王，
一切罪孽都在這裏敗亡，
是於，革命的血潮從此流向大江，
流向黃河，流通中國的海洋，
血潮便如江海一樣洶湧浩蕩；
從此掃滅了一切罪惡的癰瘡，
從此祖國再生，
場藹的走上了光明道上。

雄赳，十年來祖國不斷的遭受禍危
此刻更是決定祖國的生死存亡。

然而

馬迴嶺是國防的屏障。

當十一月的血風吹過大江，
馬迴嶺又做了革命的戰場；

民族的怒吼，
掀起了這一次最後的戰鬥，
現在是我們決死同侵略的魔鬼反抗！

在揚子江畔，在南潯路上，
鮮血如像烈火要燒燬這座山崗，
這神聖的火炬，
燃起了世紀的光芒；
我們正須用鮮血洗滌祖國的痛創！
更須把無數的顱骨和肉漿，
來建造祖國的國防；
我們的血債，
也祇有敵人來抵償，
在那裏，敵人的屍體是重重的堆積，
侵略者從此永亡；
這革命的戰場，
如今又做了侵略者的墳崗。

馬迴嶺是一座光榮的紀念碑，
牠是國防的屏障。

六 月 的 歌

在六月的陽光底下，
那裏是一片金色的土壤，
豐盛的稻穗在田野裏發光，
灼熱的播風送着熟透的稻香。

一羣士兵在田間勞作，
汗水像暴雨似的往泥塊上滴落，
但不時也用他們那粗渾的嗓音
唱着自己愉快的歌。

「六月的太陽好像火球一樣的熱呀！
我們的肌膚也好像鋼條一樣的堅韌呀！
我們並不怕雨淋和曝曬，
因為鋼鐵是從熱火中鍛鍊出來。」

「我們是來自鄉村呀！
只因為我們又學會了打仗和衝鋒，
在戰場上我們是攻城陷陣的英雄。」

耕種時我們仍然是一個良馴的佃農。

「農人和英雄原沒有什麼分別呀！
多少英雄也都出自田家；
當祖國遭到不幸和危急，
我們便一齊荷槍躍躍去殺敵！」

「今朝我們是在田間耕種，
誰不定明天又上戰場去衝鋒；
衝鋒、耕種都是我們的本領呀！
我們就是田家的英雄。」

「不怕太陽怎樣的熱呀！
我們的身軀已磨鍊得成了鋼鐵，
也不怕敵人的砲火怎樣的兇猛呀！
我們作戰時也一樣逍遙自在。」
血紅的夕陽已墮入西山，
士兵們便往部隊中回返；
他們又唱着一陣愉快的歌，
那聲聲不久便在黃昏裏消散。

女英雄

新牆河流水悠悠，
她是來自鄉間，流向大湖，
任大湖的水怎樣澄澈，
也洗不了人們心底的深仇。

當戰爭帶來悲壯的消息，
人們都一躍武裝起來保衛鄉土；
在新牆河附近一畝鄉村，
出現了一個女英雄。

她今年才只十四歲，
但她却有滿腔英勇的熱情；
她隨時率領一隊年少的女兵，
冒死同強頑的敵人鬥爭！

是在一個沒有月光的夜晚，
她率領着自己的隊伍，
勇敢的衝進了敵人的陣地，

不幸她就在彈雨中將身殉國。

雖然，她的大志恨未完成，
她的義勇已足爲人們歌頌，
全中國人的口裏
都在傳述着一個女英雄。

新牆河流水悠悠，
牠是來自鄉間。流向大湖，
任大湖的水怎樣澄澈，
也洗不了人們心底的深仇。

一九三九，一二，於嘉陵畔。

三 年

用我們英勇的戰鬥姿態，
來迎接這光榮的第三周年。

偉大的祖國在戰鬥裏是默默無言，
在繼續不斷的戰鬥裏，
唯有繼續不斷的戰鬥能爭取我們的勝利。

在這光榮戰鬥的大時代中，
新中國已在健壯的成長。

遠東的烽火，
蔓延着遼遠的西方；
在我們戰鬥的日子裏，我們曾看見：
侵略者姦污了奧大利亞的姑娘；
捷克年幼的孩子不幸已經夭亡；
神祕的波蘭人是被殺害了；
奧斯羅和哥本哈根的姊妹們相繼蒙喪；
海牙女主人也被屈辱了；

布魯塞爾的君主曾向侵略者求降；
還有法蘭西小姐也遭到悲哀的命運；
可憐的盧森堡更是已經絕望；
這些世界上最悲慘的事迹，
僅僅發生在很短促的一年間。
我們現在才更深信祖國的偉大！
到今天，已經是第三個周年，
我們更堅定着長期抗戰的信念，
唯有不斷的抗戰
能爭取祖國民族的生存。

三年的抗戰我們並不認為長遠，
這只不過是全盤戰鬥的第一個階段，
我們正計劃着戰鬥到十年百年；
因為我們有強大無比的民衆，
還有富足的資源，
這些足可支持我們的長久抗戰，
足可抵抗強暴的敵人；
何況敵人現在已被我們變得潰敗不堪，
又何況敵人早就想向島中回返，

但這是不可能辦！
因為牠們已在泥淖中越陷越深；
我們不讓牠們退後，
也不許牠們前進；
唯有叫牠們準備着柴火
把所有敵人的屍體都焚化爲灰燼，
一匣一匣的默默運回到東京。

抗戰已經第三個周年了，
我們將更英勇的邁進！
在繼續不斷的戰鬥裏，
靜候着最後勝利的來臨。

「七七」三週年紀念日於成都。

靜靜的淮河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
淮河在祖國的平原上
靜靜地漫流。

河水灌溉着千頃肥沃的田疇，
田疇上年年產着甘美的瓜果，
還有豐富的高粱，麥，玉粟和蕎麥；
兩淮的農民從不仰天叫苦，
也不愁凍餒和饑饉；
雖然他們終日辛勤操作，
只望今年還要比往歲豐收；
那時候，他們可以養幾隻牯豕，
多買點種籽，添一條耕牛，
到明春再下一番工夫，
靜待年終豐滿的收取，
他們便好安安樂樂的過度。

村婦們有時在河邊浣洗，

自己紡幾簇棉紗，
織幾丈粗布，
好給家小做幾件新服；
有時也到田間耕種，
爲的是自食其力，自給自足，
從來也沒有不安分的奢求。

在河邊附近的森林中，
孩童們成羣結隊的在那邊遊牧；
靠上蒼保佑，
他們雖是年小，也無須大人們照管，
從來沒有什麼病痛和疾苦；
大自然培養着他們健胖的身軀。
他們那一顆顆純樸的重心，
有如何水一樣的活潑天真，
也有如大自然一樣的清秀；
他們是在這富饒的地方生長。
淮河的兩岸就是他們快樂的鄉土。

可是，自從敵人的魔手伸展到中原，

富庶的兩淮已變成焦土；
村舍都成了廢墟；
千頃肥沃的良田也已經荒蕪，
兩淮的農民從此流離失所；
不知何處是他們的歸宿；
而且，不及逃走的是被敵人殺害了，
牲畜被宰了，家產燬滅了，
骨肉從此分散了，
幸福的日子也從此完結了；
淮河的沿岸，
重新添着不少荒涼的廬墓；
從此看不見村婦在河邊浣洗；
森林中再不會有童子放牧；
從此靜靜的淮河，
在祖國的原野上
發出了激烈的憤怒！

於是，兩淮的農民不再在逃亡線上躊躇；
他們爲了要收復可愛的家鄉，
爲了要替家小復仇，

他們都一致加入了光榮的戰鬥，
用實際的行動，
隨時與侵略的魔鬼抗擊！
這一支偉大的民間武力，
潛伏在淮河流域；
潛伏在祖國的懷裏；
潛伏在敵人的前後；
只等待着一個時機，
他們便一齊向敵人總攻擊！
重頭去收拾破碎的土地；
用自己的血，
洗滌田園淪喪的恥辱；
在血的戰鬥裏，
創造自己的幸福！
爭取自己的自由！

一九三八，五，於漢口

鄉村裡的故事

(一)

在鄉村的田舍裏，
年老的父親對自己的兒子說：
「孩子，當祖國到了危急的時候，
牠正須要國民去爲牠効力！
現在我是老了，用不着我了，
我祇有把我的責任交給你，
願你勇敢赴敵！」

兒子毅然回答道：
『我親愛的父親，你請放心，
國家的安危正是男兒的責任，
我決捨此身，參加這光榮的戰爭，
誓爲民族爭取生存！』

於是，父親非常興奮，
他親自把兒子送往兵營；
當他們臨別的那刻，

父親把兒子擁在懷中，
他的神態愉快而且沉痛：
「我的好孩子，」父親說：
「你的熱忱和英勇，
使我感覺無限的慰安！
我現在已了却一重心願，
我心便從此安然；
你去吧，孩子！
也許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
從此我對你已無有慮念，
我也不再問你今後的死生，
因為我已經將你貢獻給國家，
你便須決死爲國家効命！
從此你也再不要想念家庭，
把你所有的念頭都集中在你的前面，
刻刻不要忘記了你前面的敵人；
去吧，我的孩子，你勇敢的去吧！
你此去要具有必死的決心，
萬不能希求僥倖的生還；
奮發你少年的精神，

「勇邁前進！」

兒子一聲不響的去了；

父親那嚴肅的臉上，

似乎也顯露着驕傲的微笑，

這事情確是值得他向任何人面前誇耀，

因為他唯一的兒子也送去從軍了！

(二)

在別個鄉村的田舍裏，

一個少年向他的母親說：

「媽媽，我要去當兵

我要去同日本鬼子拚命！」

母親起初到有點愕然，

過後她却慈和的對兒子說：

「哦，孩子！你今年是十六歲，

說起來也不算年輕；

好吧，隨你自己的意志去決定，

我沒有理由可以阻止你。

因為這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而且這事情也很要緊：

但是，我的孩子呀！
你總得處處小心，
這事不比兒戲，
既然決定了便要認真，
也好替國家出點力，
盡你一分國民的責任。」

少年聽見母親允許了，
喜歡得像小麻雀似的在那裏跳躍；
他跑出門外來，
看見鄰家李伯伯，他便高聲喚道：
「李伯伯，我要去當兵了，
我明天就要跟大隊伍出發了！」

鄰家伯伯也有點驚奇：
「你一定在對我開玩笑；
我不相信你年紀這麼小，
氣概倒像一個大英豪。」

少年說：「這是當真，

何況救國不分年老和年輕；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問我的母親，
還是他剛才答應我的呢，
我現在真正高興。」

第二天早上，
母親同鄰家伯伯來到廣場，
看見她兒子穿帶着全副武裝，
在那偉大的行列中，
也同聲發出了雄壯的歌唱：
「熱血在我們胸膛，
槍托在我們肩膀，
我們已團結一致，
我們要齊赴沙場。
於是，母親慨然對鄰家伯伯說，
他們都是在戰鬥中生長，
他們應該要走上沙場，
保衛祖國的邊疆。」

(三)

當鄉公所頒下丈夫服兵役的命令，
妻子日夜也非常的焦心，
並不是希望她丈夫能夠倖免，
而是因為她丈夫正在這時臥病。

她曾幾番細細的思量，
便毅然去向鄉長直陳，
她說：「我丈夫現正生病，
我要代替我丈夫出征。」

鄉長對她很是敬重，
即刻陪送她去請示上峯，
上峯允許她編入隊伍受訓，
并且稱讚她是巾幗英雄。

從此在歷史上，
以前有木蘭代父從軍，
現在也有曾秀梅代夫出征，
她們都是女性的典型。

白衣使者

你披上一件
羽白的素衣，
靜悄悄地
來到我的身邊，
將我扶起；
我曾把我身瑟縮，
怕的是
我這斑斑的血痕，
玷污了
你潔淨的身軀；
然而，你
像不曾顧及我的請求，
你是那樣勇敢，溫柔；
當你替我裱傷時，
你不時也把眼睛
向我注視。
像怕我
會在你的面前

喚出一聲痛苦；
有時。
像被誰
使得你那般
無恨的嚴肅，沉思；
哦——
你這和平的天使。

帶着你底微笑，
帶着你那菩提的心，
來到這人間，
撫慰着悲慘的衆生；
你親自赤着腳，
實踐着這可怖，殘酷，
激昂，悲壯的征程；
你會恢復着
我這不幸的殘軀，
吐露你的溫存，
宣示你那偉大的慈仁，
使得我終生感奮，

我心將永恆的安靜；

慈悲的

哦——

你這南海的觀音。

你又是那麼燦爛的

像是一顆黑夜的鉅星。

從黑地裏

也能顯露着

你那光亮的眸睛，

照耀着人間；

使黑暗的世界

被你照耀得燦爛光明；

強暴的魔鬼已遭受

你正義的「懲罰」！

你喚醒了弱者的呼聲！

你毀滅了人類的「不平」！

你已將幸福

賜予人羣，

這不朽的永生；

哦——

你這自由女神。

一九三八：一〇。於東戰場。

民族的積恨

我每天這樣守護着，

從黑夜到天明，

在我自己的崗位上，

我高高的站立，

守護着前面。

我隨時監視那些鬼祟的黑影，

有時牠們是安靜，

有時却發出可怖的叫聲。

頃刻間，那漠漠的大野

假孕在恐怖的氣氛裏驚顫。

我担心是敵人來襲襲了，

我挺硬着腰身，

扭緊了槍柄，

手指搭在槍機上面，

一心迎候着前面的動靜。

但黑夜又寂然無聲，
萬籟摒息着聲氣在大野中安寢；
只那遠遠地
揚子江日夜翻騰的濤聲，
在夜風裏流吐着民族的積恨！
一九三七，一一，於蕪湖。

大洪山下

——悼張自忠將軍——

在大洪山的西麓，
張家集附近的南瓜店，
忽然有顆將星殞落；
霎時間，大地闇然無光，
愁雲滿佈穹蒼。
接着便大雨滂沱。
這愁慘的情景，
正是民族悲痛的徵象，
千千萬萬的人民都在悼國殤，
爲了在這偉大的戰鬥中，
國家損失了一員健將。

大洪山下
沒有苟活者葬身的餘地。
祇有忠勇將士的英魂
永遠屹立在大洪山的頂峯；
你曾以必死的決心，

不斷地與敵人「拚」，
使屢萬的強敵伏屍在京鑑路上，
在南口，在平漢，在隨縣，在漢水之濱，
你會迭次建立偉大的奇勛；
並且，在現在——五月十六日那天，
用你最後的一滴血，
完成了你畢生的志願，
獲取了國家無上的光榮；
那捨身成仁的大義，
那視死如歸的忠勇，
那永垂不朽的浩氣，
正如日月的長存，
永遠爲世代子孫們的景崇！

一切非難從此消泯吧！
那些都是令人難堪的誹謗，
但並不能傷害將軍，
因爲只有死能表明精忠；
將軍之死正重於泰山，
當戰鬥進入到重要階段，

我須爲將軍痛哭，
因爲國家損失了一個英雄。

任諺人們來對你憑吊吧，
大洪山下不死的忠魂啊！
但我已沒有響亮的歌喉爲你歌唱了，
因爲我的歌喉已經哭啞；
我祇有用悲痛的心情來對你悼念！
在我們不斷的戰鬥中，
在悲痛和憤恨交集的日子裏，
我們要用敵人的鮮血
來到你的靈前祭奠！

一九四〇，七，於成都。

山崎街四十二號

幾十年忍受魔鬼的榨取，
用盡鮮紅的血肉磊砌成的房屋，
這舊日浪人的巢窟，
一切罪犯的製造者，
如今是被我們的吼聲嚇退了，
所有的房屋已歸我們佔有。

在江濱附近的街路上，
一條鐵軌穿過遠遠的平原；
無數次疲勞的火車，
載來無數逃亡的婦幼，
她們雖是脫離了殘酷的虎口，
現在却流落在街頭。

街市像瘋漢一樣的煩囂，
人們也像長江的水在汜流，
江濱流落的婦幼却冷淒的
等候着誰來把她們擺佈；

那些憔悴的，被人們遺忘的不幸者們，
已經好幾天也在夜雨中露宿。

孩子倒在母親的懷裏啼哭，
母親無可奈何的伸出她瘦削的手，
向自己的骨肉愛撫；
她怕聽見從旁邊傳來的
像牢獄中關鎖着的鐵門內喚娘的呼聲。
因為他們是享盡了人倫的幸福。

一個流浪的孩子在街路上蹣跚，
他忽又站立在山崎街四十二號門口，
用他那飢餓的眼睛向我哀求，
我便即刻把所有的給他兩角錢。
但他拒絕道：「我不要這個。」
他的眼睛仍然釘住我。

「那末，你說吧，你要什麼？」
我想你現在一定已經很餓，
你不妨把這錢拿去買幾個饅頭。」

「謝謝！」孩子終於把錢收起了：

「不過，先生，我們固然饑餓，
就是每天在街頭露宿也很難過。」

「你可要我幫你的忙，
或者還有別的要求？」

孩子便直率的回答道：

「我想請求你把我收留，
讓我在你的房屋裏居住，
躲一躲外面的風雨。」

「這並不是我自己的房屋，
我說：「但是，你儘可大胆的進來，
我或者可以爲你作主；
並且，我給你……………」
孩子不待我說完。
他便急速的向江濱跑去。

不一刻，孩子又跑了回來，
在他後面，跟着一個中年婦人，

那些憔悴的，被人們遺忘的不幸者們，
已經好幾天也在夜雨中露宿。

孩子倒在母親的懷裏啼哭，
母親無可奈何的伸出她瘦削的手，
向自己的骨肉愛撫；
她怕聽見從旁邊傳來的
像牢獄中關鎖着的鐵門內喚娘的呼聲。
因為他們是享盡了人倫的幸福。

一個流浪的孩子在街路上蹣跚，
他忽又站立在山崎街四十二號門口，
用他那飢餓的眼睛向我哀求，
我便即刻盡所有的給他兩角錢，
但他拒絕着：「我不要這個。」
他的眼睛仍然釘住我。

「那末，你說吧，你要什麼？」
我想你現在一定已經很餓，
你不妨把這錢拿去買幾個熱饅頭。」

「謝謝！」孩子終於把錢收起了：

「不過，先生，我們固然饑餓，
就是每天在街頭露宿也很難過。」

「你可要我幫你的忙，
或者還有別的要求？」

孩子便直率的回答道：

「我想請求你把我收留，
讓我在你的房屋裏居住，
躲一躲外面的風雨。」

「這並不是我自己的房屋，
我說：「但是，你儘可大胆的進來，
我或者可以爲你作主；
並且，我給你……………」

孩子不待我說完。

他便急速的向江濱跑去。

不一刻，孩子又跑了回來，
在他後面，跟着一個中年婦人，

那無疑的就是孩子的母親；
此刻孩子便快活的指着我
對她的母親說：
「媽媽，是他答應的，是這位先生。」

中年婦人說：「你真是一位好先生，
你的大德使我們母子感激不盡；
可憐他爸爸在家鄉被敵人殺害了，
我們流落到這裏無靠又無親，
也找不到一處可以使我們容身之處，
她說時禁不住向我鳴咽。

我看了這種悲慘的情景，
我底心又一度被痛苦的呼喚所驚動，
也不管我是否能爲她們作主，
便毅然給她們收拾了一間小屋，
讓她們母子住宿；
因爲我這樣做了，我心快慰！

此後，她們母子相依爲命；

她是每天出去給人家縫補衣衫，
孩子便做了賣零星的小販，
有時也拿着報紙沿街叫喚，
到晚上才向山崎街小屋子回返；
她們也勉強可以維持一日兩餐。

有一天晚上，街路上風雨交加，
她在小屋子裏等了一個通夜，
也不見她的孩子回家，
那一晚她不會把眼皮閣過一下；
第二天一早她便跑來向我哭訴，
要我救救她的孩子。

她說：「我的好先生，
你大概是知道我的不幸，
如果我失去了我的孩子，
我便不能再活在人間，
因為我所有的希望都在他身上，
但是，我絕望了，我是多麼悲慘！

「你等待着罷！」我安慰她：

「他一定會回來的，
因為他現在正須要你，
你在他生命上是那麼寶貴；
你且無須焦急，
慈母的愛，他決不會忘記。」

「雖則，你先生說得有理，
但是他那小小年紀，
如果一旦發生不測，
哦，我不能再想下去，
我情願受盡人間的痛苦，
也不願和他一刻分離。」

我說：「那末你要我怎樣救他？」
她忽然好像害着瘋魔似的叫起來：
「啊啊，我這羞恥和可笑的愚笨，
我的智慧不知被什麼魔鬼奪去了，
但是，我要去找尋我的孩子，
不管地角和天涯，我都要去。」

自那天早晨她離開了山崎街，
從此也不見他回來，
有人說看見她老是在江邊哭泣，
也有人說親自看見一個婦人
已破揚子江的狂濤安排，
我也斷定這可憐的婦人已遭到什麼禍災。

約莫有一個星期光景，
那個失蹤的孩子
忽然又出現在我的面前，
這回他是率領一個隊伍，
十幾個孩子年紀都在八九歲左右，
倒像經過長途困苦的遠征。

孩子從頭對我告訴，
說他那天獨個兒回到鄭州，
敬出了他這一批小小的朋友，
並且要求我把們一齊收留，
好讓他們一夥兒

同在一塊快樂的居住。

這事情使我非常感動，
我不能不要誇獎這孩子的義勇，
無疑的他就是一箇小英雄；
但當他問起他的母親時，
我又禁不住爲他悲痛；
我祇有騙他，說他母親已到遠方做工。

他似乎也發覺我在騙他，
好久也沉默不語。
就好像他那顆幼小的心。
也開始感覺人生的悲楚；
然而，就此趁早種下深深的仇恨吧！
你該知道是誰殺害了你的父母。

我因爲憐愛這羣天真的孩子，
差不多我已盡了最大的義務；
後來我便把他送到兒童保育院去，
我也就離開了漢口，重新走上了

遼遠的征途！但我永不忘記
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們的那種無言的淒楚。

一九三八，一，於粵漢車中。

夜

襲

朦朧的月，
稀疏的星，
伴着夜底清靜；
我們在林中前進！
似一羣流螢，
在夜霧裏疾速的飛奔；
跨過死的昏冥，
突破了前面；
燃起血的怒焰，
燎着原野；
無聲的襲擊
搏得狂熱的高歌，
是勝利的呼聲，
像八月的風
在祖國的原野中嘯鳴，
我們又在夜霧裏隱現；
在林中，
在草叢，

伴着夜月和孤星，

露宿，

前進！

守候着天明。

一九三八，八，於東戰場。

俘 虜 們

在鄉村的小白屋子裏，
銅禁着一羣垢面的俘虜，
以前他們是猙獰的野獸，
現在却變成了良馴的仇囚。

他們看見我時，只是跪地俯首，
我真好笑，記得許多日子裏，
一切無恥的誇大都從你們嘴裏發出，
而今堂堂的「皇軍」也要向我們屈服。

以前你們看見了我，也許會把我殺掉，
可是，我們現在並不那麼殘酷，
我們只是把你們安全的拘留，
任你享受生平從未得過的優遇。

也許你們要愧死，
如果你們真的懂得什麼是懺悔；
但是 隨便你們悔恨或憤怒，

我們畢竟是講信義仁愛的民族。

你們饑餓了，給你們白飯和菜肴，
你們寒凍了，給你們溫暖的棉裘，
有時也給你們上等的煙草，
從不使你們生活上有一件缺少。

讓你們趁早去反省吧！
罪惡與良善，痛苦和幸福，
憑你們自己去判斷清楚，
究竟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你們曾否細想，
是誰把你們送上死亡之路，
使你們拋棄了親愛的妻孥？
那就是你們的敵人，侵略的魔鬼。

只因為你們做了魔鬼的工具，
你們便從此擔着惡罪和痛苦；
但你們像是不曾知道，

魔鬼正把你們的生命當作一筆賭注。

趁早醒覺吧，可憐的囚徒喇！

趁早掉轉你們的槍口，

向你們的敵人射殺，向日本軍閥射殺！

爭取你們的生命、幸福、自由。

一九三八，十，於南昌。

我們仍要繼續奮鬥

空中冒着鉅大的黑煙，
我們的心裏却冒着憤怒的火燄，
任你魔鬼瘋狂的轟炸，
也炸不死中國人的心。

城市任牠摧毀，
房屋任牠都成為灰燼，
但你魔鬼決不能毀滅我們的精神，
我們的信念將益發堅定。

一次，我曾看見，
有一個老婦抱撫着她孫兒的屍體，
但她並不哭泣，她只是說：
「我們仍要繼續奮鬥！」

我們已在瓦礫中發掘着新生，
我們又在瓦礫中建築着幸福的基底；
我們仍要繼續奮鬥，

爭取祖國最後的勝利！

一九三九，六，於重慶。

雪夜進軍

北國，遼遠的平原呀！
你依然是那樣潔淨無瑕；
雖則這無月的黑夜。
我們仍在光明中前進！
在你底懷裏，
我好像得着慈母溫存的愛撫，
我忘記我是否曾向你痛哭；
但哭泣的日子似乎過去了！
現在是我們戰鬥的時代；
我離開你的懷抱已經久遠，
久遠以來我們都在悲憤中懷念着你，
如今，我用着快樂的淚眼來向你探視，
而且又用英勇的步伍，
在你偉大的懷裏前進！
我似乎看見你比以前衰老了，
也許是一切痛苦的磨折使你變成這樣吧！
但在那流盡酸淚的眼睛裏，
在你鑿盡艱苦的臉紋上，

你會泛上愉快的微笑；
你那斑斑的白髮在晨光中發出油光。
你的眼睛射放着少年的光亮，
你不再把生命沉浸在痛苦的淚海中，
於是，你又更顯得年輕了。
憤恨和恥辱從此去吧！
隨着不幸的流年消逝吧！
用英勇的闊步，
去迎接我們的新生！
我們的前面遼遠和光明；
在未來的時辰中，
我們將得着一個少年人愉快的生命，
遙遙站立在祖國的邊緣。

一九三七，一二，於軍次。

春天的播種者

碧綠的田野上點下了無數的彈痕，
彈痕中貯滿着一池一池的春水，
難道青春是無聲無氣的燬滅了嗎？
在那些被炸裂的土地上，
又長起了嬌嫩的綠葉和芬芳的花朵，
美麗的青春又在戰爭中再生。

廣闊的地帶都被敵人的鐵蹄踐踏過，
一切在陽光下閃爍的生命也被殘酷的蹂躪；
但我們相信，生命真正的意義
是須不斷地遭受艱苦的磨折，
從艱苦的磨折中可以找到偉大和真實，
在劫運中必有一個更燦爛的新的生命。

雖然無數美好的田園都已經荒廢，
也許到處又埋掩着敵人腐爛的屍體，
而今每一堆黃土上也長滿了春草和春苔；
在那些土地上，我相信

也曾有過壯士血淚的沾染，
他們是與自己的田園和敵人偕亡。

無數的勇士又在綠野中活躍，
這一羣播種者，在這明媚的春天，
鋤槍桿架上利刺把這些土地犁平，
從新播下仇恨的種子吧！
播下我們幸福和自由的種子吧！
趁着寒雨還沒有停止的時候。

一九三八。二，於鄱陽湖畔。

牧 野 之 歌

牧羊的姑娘啊，
當心看守你的羊兒！
牠們要走到田裏偷喫菜花，
不要等田主人發覺了時，
會敲掉牠們的門牙。

牧美的姑娘啊，
當心看守你的羊兒！
牠們要走到小溪河邊飲水，
不要被石塊絆倒在河裏，
會折斷牠們的小腿。

牧羊的姑娘啊，
當心看守你的羊兒！
牠們要走到森林中去散心，
不要被狼狗們發現了時，
會葬送牠們的生命。

牧羊的姑娘啊，
當心看守你的羊兒！
紅日已漸落在遠方的山頭，
不要等夜幕遮蓋着野原，
會迷却牠們的歸途。

牧羊的姑娘啊！
你爲什麼那樣悄靜？
在這春光明媚的大自然中，
也不聽見你美妙的歌聲，
誰使得你這般傷心？

啊，我的先生！
你不見那往日情景，
春風帶來了我心愛的戀人，
從此在這寂寞的牧野中，
有一對幸福的生命。

啊，我的先生！
你不見那怒潮澎湃，

戰神奪去了我心愛的戀人，
我也曾跟蹤在他的後面，
爲要救獲他的心身。

啊，我的先生！
你不見那烽火漫天，
魔鬼傷害了我心愛的戀人，
我日夜都跪在神龕前面，
求神明保佑他平安。

啊，我的先生！
你不見那荒塚叢中，
黃土埋掩了我心愛的戀人，
現在我是多麼的孤寂呀！
你說我傷心不傷心？

啊，我的先生！
我從此失去了心戀，
在這裏也許有過他的腳印，
個往日那愉快的歡樂啊！

教我向何處去找尋？

一九四〇，三，於蓉。

威尼斯宮的禱詩

我主——

你換上這襲華麗的盔冑，
平和只顯現着你底無能，
你將發動你神聖的權威，
求信於萬千英雄的衆生。

我主——

你換上這襲華麗的盔冑，
文明之矢已在人間飄舞，
你必須同我們一齊站立，
好讓我們保全你的聖軀。

我主——

你換上這襲華麗的盔冑，
無能才是全人類的恥賤，
毀滅你那可咒的慈祥啊！
參與我們這文明的征戰。

一九三四，舊作。

最後列車

火車在吼叫了。

我的兒子，你再不要那樣頑皮，

快把你的玩具都收拾好吧！

或者就讓他們留在這裏；

我已經沒有心事同你瞎鬧了，

我的心事不知被什麼魔鬼攪擾，

現在連我自己的事情也不能作主，

這真是不幸啊！

但是，我們終得離去，

趁著這班最後列車；

快點吧！我的寶貝，

如果你還是儘管不聽話，

我真後悔我會做了你的母親，

我不知道我的生命會這樣沒趣，

在這個動亂的時代；

啊，一切令人不安的想念呀！

為什麼你的父親到現在還不回來呢？

如果他是那樣狠心的把我們丟在此地，

那真是最大的罪惡啊！
然而，我們還是要等着他回來，
也許他正在近處的歸途中，
他一定不會發生什麼意外吧！
那麼他晚上就可以回家；
我真不知道我會變得這樣孤獨，
這是如何可怕的喲！
哦！我的兒子，
你聽見沒有？
火車又在吼叫了，
牠是快要開走了吧！
真急壞了我啦！
我想那些能夠坐着火車到安全去的
那不知要怎樣的開心啊！
他們不再受恐怖侵害，
他們又可以在安靜的地方
過着他們愉快的日子，
這真夠使人羨慕呀！
然而，我們還是困在這恐怖的氛圍中
不能逃脫我們這不幸的厄運，

最後列車

火車在吼叫了。

我的兒子，你再不要那樣頑皮，

快把你的玩具都收拾好吧！

或者就讓牠們留在這裏；

我已經沒有心事同你瞎鬧了，

我的心事不知被什麼魔鬼攪擾，

現在連我自己的事情也不能作主，

這真是不幸啊！

但是，我們終得離去，

趁着這班最後列車；

快點吧！我的寶貝，

如果你還是儘管不聽話，

我真後悔我會做了你的母親，

我不知道我的生命會這樣沒趣，

在這個動亂的時代；

啊，一切令人不安的想念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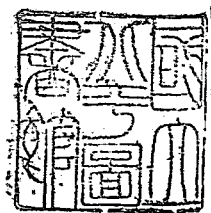
為什麼你的父親到現在還不同來呢？

如果他是那樣狠心的把我們丟在此地，

那真是最大的罪惡啊！
然而，我們還是要等着他回來，
也許他正在近處的歸途中，
他一定不會發生什麼意外吧！
那麼他晚上就可以回家；
我真不知道我會變得這樣孤獨，
這是如何可怕的喲！
哦！我的兒子，
你聽見沒有？
火車又在吼叫了，
牠是快要開走了吧！
真急壞了我啦！
我想那些能夠坐着火車到安全去的
那不知要怎樣的開心啊！
他們不再受恐怖侵害，
他們又可以在安靜的地方
過着他們愉快的日子，
這真夠使人羨慕呀！
然而，我們還是困在這恐怖的氛圍中，
不能逃脫我們這不幸的厄運，

我想起這事便極端的驚恐；
我的寶貝，你聽好，
我已沒有勇氣再在這裏等待下去了，
我不能再等到晚上，
不能再等待一刻，
我們要在你父親回來以前離開這裏；
啊，立刻就走！
越快越好，再不能延遲一分鐘
我們不要聽見牠最後的吼叫，
要在牠開走前趕到車站，
也許我們還來得及，
我們一定要趁着這班最後列車離去，
一定還來得及。

一九三七，一一，於江南車中。



西部文藝叢書之五

祖國的吼聲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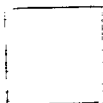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初版

1—1000

每冊定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郵寄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斯因
出版者	西部文藝社
印刷者	成城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經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給審查證

審甲字第五〇號

82
17

\$.50